

既然号称文学,回到人群、回到生活,以文学的面目,将科技融入生活轨迹,有人性、有故事,自会起到更佳的启蒙引导作用。

# 《三体》热潮

## 难掩科技与文学之间的鸿沟

本报记者 欧阳

随着刘慈欣凭借《三体》摘得2015届雨果奖,据认为一股科幻文学热潮席卷全国,有消息指出版多年不温不火的《三体》一夜之间就被搬上了网络销售排行榜王座。上网一查,可不嘛,几家图书网络销售巨头的排行榜上《三体》赫然在列,有专家就抑制不住喜悦,脱口宣告:中国科幻文学将迎来爆发期。

在跟随文学家一起热切希望之余,在主要受众群体,也就是那些非专业评论家队伍淡漠矛盾文学奖之后,难免会想到诺贝尔文学奖,“咱们”获奖以来的这些年不知道对中国文学的驱动有多少功效。

当然啦,在这些搞不清楚的专业人士之外,相信《三体》带来的阅读热潮,会带动更多作家落笔科幻题材,只是科幻文学既不是单纯的科学幻想,也不是纯粹的人文小说,无论专业人士标称的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,都是科技畅想和文学砖瓦共同构建的大厦——它需要在科技知识和文学表述之间有通泰的桥梁。

问题是,在乐观预判未来将斩获科幻文学爆发期的好心情里,人们想过没有,当下的中国,在科技和文学之间,到底有多大的鸿沟?

### 科普环境不足,爆发式增长难

科学幻想和科幻文学不是一回事。

很多人都知道霍金有一本名曰《时间简史》的书,鄙人主观地认为那就是科学幻想。据霍金老师的博士徒弟说,虽然销量巨大(据统计有数千万之多),但99%的人都和他一样看不懂这本书。也不太明白的俺在欣慰之余,想到科幻文学大师们的匠心,他们总是将那些抽象、玄幻的逻辑实证公式图像化,不是几何线条,而是具体的图像,比如世俗的生活画卷。

惭愧得很,作为老派人士,本人对《三体》所知甚少,脸熟的“奥特曼”和“钢铁侠”又觉得热闹有余,科学不足,要说科幻作品的神奇,更喜欢凡尔纳,比如《海底两万里》,雪茄般的潜水艇很形象地化解了抽象科技艰涩难懂的症结。

作为大众读物,科幻文学一方面是科学远景前卫的知识,就像刘慈欣的“降维攻击”,



超四维视幻

对“专家、权威”的趋之若鹜。

科学幻想陌生也就罢了,事实上这是国人严重缺乏基本科学常识的必然结果,就算科幻文学通俗易懂,科幻文学要爆发式增长,看来有不少美梦的色彩,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作者,读者的科普知识也是前提条件。

正是因为现实环境中没有关注科普知识的氛围,刘慈欣才说:“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知识,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技术,这会是我们目前的作品相对永恒的一个主题。”

### 读者和作者谁更“无知”?

看到当下无数的科普爱好者成天“刷机”玩儿以打发无聊的时光,时常拿着手机的我深切感到已经位列无知人群,所以不好意思责难读者“无知”。

有些遗憾的是,作者队伍“有知”者似也不多,大学里那些教授专家们不是由于学科细分的困恼,就是忙于涂鸦关涉职称、职位的论文,有暇阅读小说的更不知道能数出几个来。

而作家们在沉迷《红楼梦》细琐冗繁的陈腐铺陈之余,谁愿意闲谈科技动向,哪怕翻阅一下科技史什么的呢?

这个问题不科学。有专家或者

评论家表示,中国有一批科幻文学作品在反思科学技术对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据说上世纪70年代之后,国际上科幻小说的主流已变身为对科学技术的反思,所以这符合国际潮流。

这里有个疑问,至少“钢铁侠”好像不是这样的,也许它不是主流。至于说到对科学技术的反思,要溯源思想领域的话,实则早在第二次工业浪潮蓬勃的日子里就泛滥过了,不过有一点需要纠偏,从那时候起到今天,未曾停歇过的对“技术主义”的反动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,而是质疑利益诉求下的烟囱日子是否值得过,是质疑那些有悖宗教传统,以及那些损害了人们已经接受或者理解了的人性观念的技术实践。毋庸讳言,有极端的反科学主义,但从来就不是主流。

在另一面,现而今电视里面充斥的养生节目可能是不错的范例:不仅观赏者众,信众恐怕更是多到无敌。撇开吃哪儿补哪儿的国人“信仰”,李时珍、扁鹊之流的“科学”有多少得到过实证的支持?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人们

平行维度的可能、超四维空间的存在,或者凝聚态物理理论之类,这些晦涩的概念不去琢磨也就罢了。

历史是人文知识最基本的东西,辨析过吗?

我很佩服土生的文士,像前朝把玩小脚一样,没完没了地舔舐大观园缝隙里的沉渣淤泥怎么会不烦,有功夫踅摸一下小说之外的知识,如那些名著中延伸的科技、哲学、历史知识,会更有意思吧?

致力于感悟的文化,抑或是应试教育的功效,今天很多人(读者、作者)对科技常识依旧缺失兴趣,这无形中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。

### 赋予理性灵性 跨越鸿沟

一般而言,有心人系情爱、有人倾心侦探,这是文学生活常态,必须知道的是“科技创造未来”,科幻文学是前瞻科技的生活化,是用现实化的眼光窥视未来。无论科幻文学的读者构成如何,科学思维的塑形,科技兴趣的引导、想象力的激发,科幻文学有着更现实的意义。

中国文学界甚或整个社会,缺少科学思维可以说无有大争议,然而科学思维,退一步说,科普知识,靠单调的知识叙述,不乏味有难度,受众未必接受。既然号称文学,回到人群、回到生活,以文学的面目,将科技融入生活轨迹,有人性、有故事,自会起到更佳的启蒙引导作用。

然而,不管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,事实上都存在人性灵动、或然层面的不足。从过往的科幻作品,到今天遍布的影视作品,人们很难找到前沿科技之于人性构建上的合理性。总体而言,往往是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。

尽管单向的人物思维便于诱惑习惯了画面语言的受众,但也容易使之厌倦。复杂的混乱思维简化也许好,只是简单的东西,可能才是最复杂的,如格里高利。

就像希望文学家有熟悉的学科知识范畴一样,有理由要求科幻小说作者丰富作品的人性色彩,并把这种探索合理地植入科技前沿的展望中。比如《星球大战》中那个心理冲突解,纠结困惑的儿子卢克和他的父亲。

说到卢克,电影展示的内心冲突实际上

是简单的,因为他是“明白”人。真实生活中少有“明白”人,不管科学理性的逻辑多么清晰,人总是复杂的。以个人之见,比如《静静的顿河》里“糊涂”的格里高利;大时代巨变环境里,哥萨克汉子是好情人、是负心汉,身为强悍白匪,转而英勇红军,这些完全对立的角色,在格里高利老弟心里好像完全没有困惑。实际上并非如此,基于环境的巨变,个体被淹没了,写白日见的军官甚至没有考虑的时间,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太快了……

回到“黑暗森林”,如果技术的飞跃能使人类刹那间置身全新的环境,个体、群体的人如何在心灵和理性上一如既往?

苛求是没有了,一切的寄望只是科幻文学的理性中更多一些本身的灵性——现在的科技,即便是人工智能,也还是人的科技,而非机械智能的科技。

在科技前瞻中评估人的灵智变化,会起到跨越鸿沟的作用吗?

尽管单向的人物思维便于诱惑习惯了画面语言的受众,但也容易使之厌倦。复杂的混乱思维简化也许好,只是简单的东西,可能才是最复杂的,如格里高利。

我更愿意相信科幻小说是文学,而不是科学家的猜想:锅碗瓢盆不还是老样子么?别互联网+啦,还是+互联网吧。

李法明 绘画/书法



创思阶梯+互联网

# 白马无缰

杨兴举

雄健的白马从天边飘逸而至,眼前的一切,让急切的马蹄慢了下来。野草丰美,森林茂密,溪流潺潺,天空湛蓝……白马越看越喜爱,在这里欢腾,在这里享受,当它终老时,已然化着不朽的影像永远熔铸于千仞之岩,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、神采奕奕的身形,远远看去,仿佛一直在昂首奔腾。千百年来,它一直守望着这片山川,这条小河、这片土地。白马的传说,吸引了汉、苗民族的先民,他们来到白马岩对面的开阔坝子,在这片童话般的世界辛勤劳作、繁衍生息。

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——白马洞,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凤凰山南麓的小山村。全村总面积3.2平方公里,居住630多户,2300多人。汉、苗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和睦相处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白马洞的美丽虽然名声在外,但当地的生活普遍困难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就我的家庭而言,全家虽然一年四季辛勤劳作,但口粮常常春不接夏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春夏之交,比我大11岁的姐姐都要带我上山采摘野菜。

计划经济时代,我们家从老到小,平时所穿的都是母亲和嫂子们用棉麻织成的土布衣服,用布票买来的棉布缝制的衣服,一般是在走亲串戚、婚丧嫁娶或逢年过节时才舍得穿。

徜徉在充满生机的田野,白马洞村今非昔比。视线之内,山林茂密,清风扑面,在郁郁葱葱的山间,是错落有致的房舍,白墙青瓦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,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。

随着交通改善,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里,在“白马”流连过的地方体味贵州的真山真水,感受久违的乡愁。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就可到达狮子山下、白泥田塘边,在山中观景拍照,可以山色养眼,可以空气润肺,还可寻找到不少纯天然无污染的中草药,小孩子们则可在丛林中采摘秧莓、白莓、沙糖果、刺梨、野毛栗等等。回到村里,纯朴的主人早已备好美味佳肴,吃着特色农家菜,喝上几碗苗乡自酿的米酒,令人怡然自得,陶醉而归。

自然之美加上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,吸引着在外打工的村民,他们带着资金、技术返乡创业就业。白马洞富了,美了,村民和孩子们丰富精神生活、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实现了。

在我曾启蒙的茅屋前修建的教学楼,教室宽敞明亮,设施设备完善,配套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,成为孩子们成长进步的文化殿堂。新建的文化广场,配备了LED显示屏、体育健身器材,宣传文化长廊,成为村民们愉悦身心、丰富生活的精神家园。去年四月,省委书记赵克志实地调研时,对我的三嫂、村党支部书记张龙敏说:“如果贵州的农村都建设得像白马洞现在的样子,我就放心了!”

“白马无疆驰骋神州励志成良骏,苗乡有意精酿美酒把盛宴高朋”。如今的白马洞这匹骏马,正引领着勤劳智慧的白马人奔向美好的未来;开放的白马洞正以宽广的胸怀喜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……

我初中毕业后到县城继续读书,上世纪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不久有幸参加了工作,被安排到距县城50多公里的阿弓区委任工作员。此后因工作多次变动,离家乡越来越

远,但对家乡的牵挂始终没变。每逢节假日,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去看看故里的亲人,看看家乡的变化。因此,家乡的过去永远在我的记忆中,家乡的发展一直在我的见证中: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寂的大地,吹绿了贫瘠的山乡,白马洞犹如一匹骏马,自由驰骋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——

拥有了土地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父老乡亲们,一方面通过调整种养殖业结构,发展多种经营,不断增加来自土地的收益。另一方面,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力纷纷离开土地、走出山门,有的到发达地区务工,有的进城经商,不断提高家庭经济收入。目前,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7000多元,比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40多倍。

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,是我们的生命线。在森林植被被破坏而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后,绿色生态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,逐渐扎根在白马洞村民心底里。如今,全村森林覆盖率已超过一半多,比30多年前增加了近6倍。

徜徉在充满生机的田野,白马洞村今非昔比。视线之内,山林茂密,清风扑面,在郁郁葱葱的山间,是错落有致的房舍,白墙青瓦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,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。

随着交通改善,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里,在“白马”流连过的地方体味贵州的真山真水,感受久违的乡愁。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就可到

达狮子山下、白泥田塘边,在山中观景拍照,可以山色养眼,可以空气润肺,还可寻找到不少纯天然无污染的中草药,小孩子们则可在

丛林中采摘秧莓、白莓、沙糖果、刺梨、野毛栗等等。回到村里,纯朴的主人早已备好美味佳肴,吃着特色农家菜,喝上几碗苗乡自酿的米酒,令人怡然自得,陶醉而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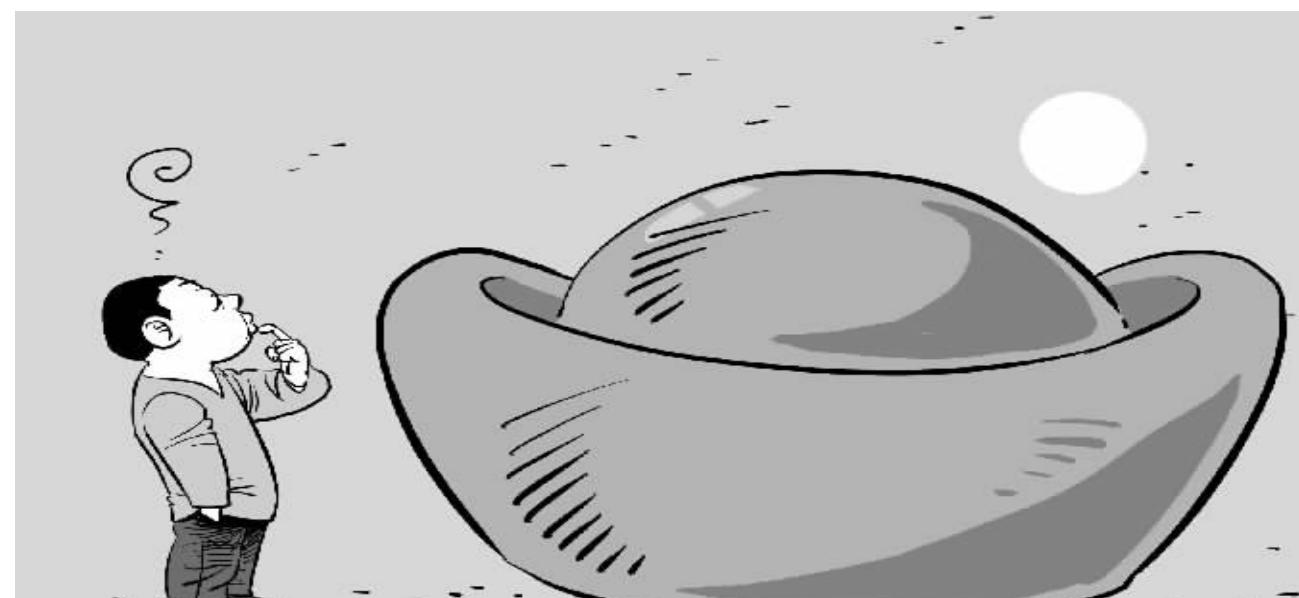
自然之美加上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,吸引着在外打工的村民,他们带着资金、技术返乡创业就业。白马洞富了,美了,村民和孩子们丰富精神生活、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实现了。

在我曾启蒙的茅屋前修建的教学楼,教室宽敞明亮,设施设备完善,配套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,成为孩子们成长进步的文化殿堂。

新建的文化广场,配备了LED显示屏、体育健身器材,宣传文化长廊,成为村民们愉悦身心、丰富生活的精神家园。去年四月,省委书记赵克志实地调研时,对我的三嫂、村党支部书记张龙敏说:“如果贵州的农村都建设得像白马洞现在的样子,我就放心了!”

“白马无疆驰骋神州励志成良骏,苗乡有意精酿美酒把盛宴高朋”。如今的白马洞这匹骏马,正引领着勤劳智慧的白马人奔向美好的未来;开放的白马洞正以宽广的胸怀喜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……

我初中毕业后到县城继续读书,上世纪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不久有幸参加了工作,被安排到距县城50多公里的阿弓区委任工作员。此后因工作多次变动,离家乡越来越



人的价值,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被决定。

# 保持领导能力

欧阳

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中,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,老娘叫我无论如何叫上父亲去趟市里,为了阿姐的工作调动,妈妈已经跑了两趟,可是敬老二就是不吐口,说如果不是老爹的意思,这个事情就办不成。爸从来不求人,敬老二是知道的,也许是两个老头较上了劲,事情拖了快一年也没有音讯,就着假期,母亲让我也去看敬老伯。

理和老爹讲了半天,他就是不去,嘴里还念叨,你妈去就是我的意思,现在工作和户口都很难办,要有点耐心。到最后我对老爹说,我和姐的事从来就没有麻烦您讲过一句

话,这次去就算是表个态,什么都不讲总可以吧。再说敬老伯调走那么多年,你们难得见一面,现在他调到了市里,见方便了,就当是看看老朋友也该去。不知道是前面的原因还是后面的情理,爸想了想做了决定,那就去。

早上出门,到敬老伯家已近中午,只有大娘一人在家。我把背着的一小背篓苹果拿下来给大娘,大娘死活不要,不是因为那时候忌讳送礼,而是大娘觉得太客气不能收。我和妈妈正坚持的时候,一个声音就传了过来。“诺苏蛮子的东西咋能不受,他就是送金子老子也敢收。”是当家的回来了!

回程的路上我问老爹到底是怎么回事,爸爸笑着说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。

那时候革命群众云涌,有阵子还乱哄哄的。一次一帮学生要常委都去开会,那天家里吃饭晚了,爸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,走到办公楼外就听见楼上传出非正常的叫声,心里正战战兢兢地不知道该怎么办,近前的一个

诺苏学生一看是蛮子,赶紧悄悄地用诺苏语

到老敬支吾着说现在调动很困难,还列举市里领导的孩子谁都办不成什么的,对当初只要老爹表态的说法坚决否认。他推脱的时候面带着笑容,几乎不正眼看我和我娘,反是不时瞄一下老爹。爸坐在凳子上低着头也不

知道在想什么,对老敬的眼光和话都没有反应。就这样和谐地对抗了大约10来分钟,嘘寒问暖的东拉西扯之外,关于调动的话一句也没有。“唉……”妈妈叹了一声,看来也没什么办法,大约是失落而归了。老敬感受到了自己的完胜,最后加了句总结的话:“领导也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这个道理你们家蛮子很清楚的。”

听到这句话,爸爸站了起来,“你不能保持领导能力了?那还占着位置干什么!”我们还没回过神,老敬就哈哈大笑起来:“你终于开口了啊?那是算我错了?”爸说人都来了,那么

多废话干什么。”“哈哈,老子就不信你诺苏蛮子不求人!好说好说。”事情就这样突兀地顺利解决了。大娘要留吃饭,我们要赶返程的车,匆匆地道别了。

回程的路上我问老爹到底是怎么回事,爸爸笑着说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。

那时候革命群众云涌,有阵子还乱哄哄的。一次一帮学生要常委都去开会,那天家里

吃饭晚了,爸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,走到办

公楼外就听见楼上传出非正常的叫声,心里

正战战兢兢地不知道该怎么办,近前的一个

诺苏学生一看是蛮子,赶紧悄悄地用诺苏语

对父亲说:“上面不太好,你还是快走吧。听妈说,跑回家的老爹身体都还在发抖,问清楚后,一家人都到附近的农民家里住了几天。”

等到确认没事回到家中后,发现组织部长缠着纱布,说是肋骨断了,办公室主任的腿也打上了石膏……问起缘由,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都说是没讲几句话学生就动起手来了,只有敬老二什么事也没有。敬老伯是家里的老二吗?不是,是在县里排老二。爸爸回答说。

后来,据说敬老伯有错误,不时要接受群众的批判。那时批斗会被批判者都被要求弯腰90度,时间长了很难坚持住。不过老